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

尚書黃文簡公鳳翔

字鳴周別字儀廷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廷對一甲第二人仕至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天啓初謚文簡

授翰林院編修奉命教內書堂公謂同官羅萬化趙志臯曰古稱貂璫賢者僅呂彊張承業二人太狹沮者輩向往心漢如史游鄭衆唐如馬存亮楊復光皆可稱述奚直彊承業也蓋多所採摭使廣爲取法因彙集成書以授使誦習之

萬曆初預修世宗實錄成晉修撰復纂修會典管理誥  
勅充經筵展書官會試同考官五年大學士張居正  
奪情起復衆論譁然吉水進士鄒元標繼編修趙用  
賢吳中行等上書論劾居正恚甚取中旨杖之欲斃  
鄒以鉗衆口鳳翔昌言於朝曰鄒生烈烈如此胡可  
死之嗚鄒鄉人甘雨調護之鄒得無恙迨編纂章奏  
悉取諸疏輯入之或以爲非相意不顧也

八年春會試天下士居正欲第其子令人授意俾公入  
爲領房公固辭使同官代而居正二子得售十年又  
當主南畿試又以吏部侍郎王篆欲私其子辭不往

代者卒以是敗人皆服鳳翔持正有識不爲阿私如此

尋改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明年陞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年改南國子監祭酒念母歸十六年起原官改北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時鄒元標已擢用復以直言忤帝被斥而帝朝講漸稀多殖貨利公上言方今四彙鱗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耽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大計用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則糜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以爲直

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太  
宗移內藏上供爲用兵費二君非堯舜而猶若是今  
戶部二十萬之歲進旣非舊額積爲常供能保無冒  
濫者乎臣見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煒煌皆內帑所捐  
金也遠方梵刹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頻仍與其捐厚  
費於冥漠孰若寬一分於民命哉疏入報聞

時儲宮未立中外皇皇十八年冬有明春舉行冊立之  
諭大學士王家屏出以語禮部 尚書于慎行侍郎  
李長春及公遂上冊立儀帝怒其宣露意中變而奪  
公及慎行等俸三月公復疏爭之不報因乞休二十

二年起禮部左侍郎明年改吏部俱兼官如故已遷南禮部尚書復疏辭不允再懇許之二十二年復起尚書又辭仍不允復再懇命以新銜在籍調用

公事母至孝其膺命屢辭皆以養母故情語懇切有云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目前臣願爲其近者夙夜在公難於報稱菽水竭力易於承歡臣願爲其易者又云君親大倫輕重難踦臣誠不愛此身以負陛下而猶不忍此身以負臣母陛下在廷非一臣而臣母在家僅一子絕裾倚門實繫臣心又云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先王之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四  
人事親也由子而及其家望陛下之教臣事君也因  
禮而錫之孝先後諸疏剴切懇摯讀者感嘆最後母  
以壽終而公年且六十執喪哀毀不異孺子四十二  
年再起禮部尚書公已前卒矣訃聞詔賜祭葬

公舉進士四十餘年在官僅十三載與人平易忠厚而  
持身獨狷介謹嚴在詞林獨善蒲州張四維山陰王  
家屏二相皆不久於位其於江陵多所抵牾至他相  
落落無所親疎生平與鄒元標以道義相劇切家居  
時貽書問學孜孜不倦爲文爾雅醇正平居蒼衫革  
履自盥自櫛無他嗜好也

尚書余文恪公繼登

字世用號雲衢北直交河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公生八歲而考妣客死煢煢千里扶兩棺以歸宗人賤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齟齬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試輒高等族人始不復謀

萬曆丁丑成進士選庶嘗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分校禮闈是年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



綺

戊子使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柁折舟人皆泣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利之禱旣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

已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比古諷諫之義言者亡罪聞者足以戒也

辛卯留都主試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甲午陞少詹  
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丙申大內火偕講  
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年擢禮  
部右侍郎

巳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  
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婚不冠  
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於陛下乎霆怒氣  
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  
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  
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

與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近歲未  
常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於征調  
罷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上而不可得計惟有  
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伏願以愛民  
實心爲順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上溫  
旨答焉

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湧出土山五復上言天不和寒  
暑隔人不和贅癘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  
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  
開礮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四  
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了此心則踰閑蕩  
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  
說甚背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繁爲功令下  
學官釐正焉

公自署部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  
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上意感動勅所  
司爲具將行大禮已不及待卒於官

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  
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  
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

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足歎息而去生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宮皆見置楊夫人求爲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卽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產旣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稔傾廩以食之不給糜至就於京邸復分俸給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施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侍郎郭文毅公正域

字美命號明龍湖廣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  
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毅

釋褐選庶常自念木天重地而李何諸君子逸於外皆  
以作者自雄妄謂登壇不由史館吾當有以振之至  
於庶常之選名爲相儲而僅以詩文爲職業經濟謂  
何故雖博極羣書尤究心朝典於河漕鹽屯兵食大  
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胸中倒篋而出之  
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  
志

甲午充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帷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凍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爐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乎翼日傳語禁中爐火郁然矣公之擁佑東朝如此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做司馬光未科胡瑗二齋以接真才李寧遠之孫都督君就婚於魏國騎而過文廟門不下學錄執而扶之李家奴數百蹋邸門思逞而魏公亦至公謂魏國今天子尚皮弁



拜孔廟柰何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乎卽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詣門交相謝而罷

在禮部回葬以玉市而不得直號泣道左公曰明主可以理請柰何以小費失外葬心疏請支給上趣令承運庫予之

常熟諸生試於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謂人衆難治公曰以衆犯法孰不與衆有力者藉衆犯法而以寒峻抵罪長此安窮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詆悔庶有懲艾其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

萬曆三十一年歸德沈公在政地公在馬苑咸以公廉

強直爲時斗杓而兩公亦深相得也四明相當國日久訾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支柱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公以翦歸德矣公以謚法多濫其甚者議奪次議改而故大學士餘姚李公在議中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我敢奪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李本當謚則葛守禮諸人皆當鑄其秩沒其卹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

兩淮稅使魯保請專勅關防兼督浙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明稟旨兼予之公曰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

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  
房近侍以上命脅公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上怒  
甚必有處分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并志  
歸德而關防竟得無給

秦王爲其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公  
又爭之四明又使前奄以上怒脅公公弗應勝示部  
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  
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  
府所推金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

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懼輦輸其

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爲首  
相者公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力請行勘四明  
以下皆宛轉爲王請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  
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誣公持議益侃侃諸爲楚  
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訟言楚宗  
之來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  
相抵公抗疏伸辨以通政匿疏王餽金書上聞且向  
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

行至楊村妖書之獄起上初得妖書以謂牽連宮禁甚  
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一二臺省引繩批根

無所不至意嘗在歸德與公形之奏牘而公之兄國  
子君公之友若干比部玉立田禮部大年布衣沈令  
魯方外達觀且榜且死卒無狀又數有人以虛聲恐  
喝勸公自裁公自信有天弗爲動同官華亭唐公晉  
江楊公會稽陶公卽墨周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  
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跼蹐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爲  
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其如臺省之希風  
下石何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  
後世乎四明氣奪而邏者謂皦生光膚險有素所引  
語畧相合宜坐罪主讞者蕭公大亨欲脫皦生光而

言不金名一四  
牽入公幾欲置不問賴李侍郎廷機牛侍御應元湯  
侍御兆京沈侍御裕王比部述古証成之大獄乃得  
解久之妖書寢而楚宗變作四明遂不能安其身乃  
牽歸德借去

公立朝政事之槩出於文章氣節之外者使爰立作相  
世道不大有賴乎而僅得中壽以沒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哀哉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天啓初奉光皇遺詔  
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蔭中書舍人謚文毅

尚書馮文敏公琦

字 號琢菴青州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禮部尚書卒年四十 謚文敏

生之夕祖母夢朱衣象笏立於寢門之外曰予韓琦也  
今爲而孫寤而公生因以命名萬曆丙子年甫十八  
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選庶嘗讀中秘書與選者公  
年最少肆志問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歷聖  
典謨洎先臣條奏講求有用之學謂魏相條上漢故  
事可爲師法而奏議論事則陸宣公一人而已

已卯授編修奉冊使於藩藩丁亥陞侍講充經筵日講

官與同官余繼登進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以傳時  
政

以子主試湖廣己丑主武闈時倅賊之亂方作公於策  
問中具言鹵賊陰媾并滅賊退鹵之方縷縷幾千言  
後事平以策中語覆之若持左券大都公長於策畧  
深諳故典至憂君愛國一念雖七箸不能忘片楮單  
言語及時政艱危未嘗不淫淫涕下也已陞禮部右  
侍郎聞父病篤緣經筵舊勞以乞恩封并乞回籍上  
允之特賜銀二十兩馳傳歸省歸甫八日而父病不  
能起矣每泣語人口聖恩浩大此八日之養勝於三



公九鼎也服除爲纂修國史總裁

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公取皇明祖訓一條正告太倉太倉遂自認誤亟上疏引罪曰臣實惜不考祖訓左庶子馮琦教臣也其爲朝廷取重如此辛丑主會試尋陞吏部侍郎公之佐吏部也一以獎廉抑競爲念每月首序次循資銓陞者粘列後堂之壁遇缺挨次以補吏胥毫不得恣其罔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凡言官抵觸上怒特旨下吏部降調謫削無不殫力救援上亦屢賜優容焉

上將舉三慶典特拜禮部尚書三日而儀注畢具司禮

監以供帳乏請改期戶部輸遠餉未出都門便宜止之以畀司禮監遂得成禮不愆於素其能幹旋濟變皆此類也

時礦稅中使四出毒徧海內公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驛騷而驛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公諫疏不激不隨深識大體故雖以言路釜鬲之際諫  
冊立諫豫教諫御朝講親郊廟請寇請婚沮三王並  
封之典不行皆上所最不悅者而竟未一加譴責也  
歲壬寅而疾作卒於京一切祭葬卹賻皆加隆焉

侍郎劉文簡公曰寧

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賜祭葬

羅太恭人生公夢上仙奉孺子而授之曰爲王家楨天下以寧故嘉名肇錫焉性至孝兩大人處食貧間輒歌詩以慰之長善屬文十三試郡邑無不冠軍自是名動江右蒞茲土者並願托交門外車常滿而公語不及私有屬以道地必峻却之

戊子己丑聯捷兩魁麟經時太倉王文肅公見公經莼大奇之因昌言於朝欲以鼎元相屬公聞而矍然曰

相公固憐才吾寧作預傳狀元乎遂欲撲被行值伯  
父斗陽在中翰以太恭人春秋高當及時祿養力止  
之因忤文肅公意策乃格不呈御覽僅列二甲末尋  
改庶吉士讀書中秘日取國家大政一一揚推踰年  
授編修傳公侯名臣三百三十有六人士林翕然歸  
之

壬辰休沐里居偕鄧文潔公以默識相印一切世味紛  
華澹如也久之貧益甚仍授徒於東郊太恭人性固  
簡泊嘗撫而笑曰能如是庶不愧儒家風矣

丙申晉宮坊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前星未定外庭浮

議紛紜公慮宮闈嫌隙易生且睿德方新聖功伊始  
啓沃之任所係者甚鉅每侍必積誠曲諭言依於仁  
孝期無負輔導而後已光廟屢屬目焉神廟嘉公勤  
勞錫金幣晉諭德

丁酉衡文八閩得士最盛還朝會准採議起中貴人四  
出海內驛騷公愀然太息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  
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遂發憤上書爲神  
廟解六疑天下陳四患直發權璫李道王朝諸不法  
事纒纒數千言時論壯之上亦爲之感動佞倖雖側  
目公弗恤也亡何會太恭人病乞骸骨歸鍵戶著書

時從萬思默鄒忠介兩先生游雲居相與明性道之  
言自謂有得因別號雲居居恒不治生產僅有先人  
之敝廬族之素封者構危簷峭立逼處於前人以爲  
弗祥旣而東隣諸父果受其咎趨公議毀之竟默然  
存而不害獨祖廟將圯公力任之曰君子作室先廟  
不以勞族人也公爲諸生時修家乘定祭享禮儀及  
貴而敬老慈幼憐雋才俸入多分施故舊鄉黨共稱  
之

甲辰起視南京翰林院事乙巳晉南國子祭酒公加意  
作人稽古立教湖州一上舍貴公子也馳馬傷其面

公而笞之揭衣見內褲大紅盛怒加責增補唐荆川  
右編四十卷刻諸學宮夙負人倫鑒所識拔士有聲  
館閣臺省者數十人天下皆以公輔期公而四明相  
弗善也久之不遷丁未奏績遂奉太恭人歸帑有廡  
金數千吏白例當持去公正色曰吾以不貪爲例矣  
戊申晉少詹學士直經筵辭不赴冬丁太恭人艱嘗獨  
策蹇歸有桔槔當道其人不孫迫之從間道去及覺  
而來謝公念其早起撫而餉之恂恂於鄉事多類此  
壬子晉少宰仲秋恭遇聖壽五紀公趨獻金鑑行至彭

城卒



修撰焦文端公竑

字弱侯號漪園先世山東日照隸南京旗手衛籍  
萬曆己丑進士廷對第一官止翰林修撰卒年八  
十一崇禎末補謚文端

公生有異質聞道甚早而好學雖老不倦幼師其兄鏡  
川公年十六應童子試督學趙公大奇之毘陵方山  
薛公見其文爽然稱異嘉靖甲子年廿四舉於鄉乙  
丑下第益勵身心性命之學以耿天臺羅近溪兩先  
生爲師時時以古學相切劘天臺構崇正書院遊十  
四郡之僑羣鼓鑄之屬公領其事適天臺忤權里居

月經年不金卷二四  
擔簦入楚益倡明絕學大邑厥肯內外兼融自是以  
斯文爲已任屢困公車萬曆己丑始舉會試第七人  
時年已五十矣廷對臚傳第一天下咸慶得人時司  
寇李司徒溫餉金不受曰何儉約至此公曰無心爲  
儉但覺無事於此耳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東  
省亦欲表於鄉里公曰幸爲田饘粥宗人足矣

授修撰讀書中秘往歲貢廷試文憊者率罷歸公讀卷  
惻然曰嘻其甚也爲具言老生需次久矣一旦罷去  
終無路得沾升斗且廣文席卽耄居獨不能授伏生  
一經乎自是老生始絕無報罷者

壬辰分試禮闈所舉拔皆名流雖三場廢曠亦品隲多方曰吾無負天下士也是歲持節封周藩盡却餽遺癸巳還朝會開史局南充陳文憲公意專屬公乃更謙讓未遑爲條四議以進然正史卒不就於是網羅四海舊聞爲獻徵錄百二十卷受書中貴往第爲具文耳公曰此輩今之刑餘異日天子之昵近也乃取古寺人垂芳遺誠教之中貴皆湧雪自喜

甲午詔簡東宮講讀官遴者僅六人公與焉卽毅然以輔導自任嘗講次值烏飛鳴過之偶移睿覽卽肅立輟講東宮歛容以聽然後復講取典籍中可備勸戒

者繪圖演之名養正圖解神宗詳加省覽溫旨慰籍  
丁酉順天典試事忌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以爲  
壞文體調外任後事得白所司推擇爲問丞最後推  
南雍司業而年已七十矣生平養深性定無旁睇無  
倚容澹然得失之場家居廿載如一日惟問奇之履  
常滿戶外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士副墨  
之傳得其片楮剝牘爭珍襲之所著有東宮講義解  
易筮禹貢解考工記解老莊翼陰符經解支談焦氏  
筆乘續筆乘焦氏類林澹園集澹園續集澹園別集  
經籍志俗書刊誤遜國忠節錄京學志獻徵錄詞林

歷官表玉堂叢議以泰昌元年卒討聞上念其講幄  
功予祭二壇贈秩官諭廕子一人入太學

顧文莊公表先生墓曰先生之宦蹟在金馬玉堂先生  
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大都先生  
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槐市噫知  
言哉

尚書王文肅公圖

字則之陝西耀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兄曰國舉進士官保定巡撫公幼魁傑有大人度稍長從其兄問學博聞強記才思風發年十六督學徐用簡擢寇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初選庶吉士授簡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頌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巨擘公守簡討十五年于時相一無所

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援引古誼極言  
規切四明弗善也久之陞中允歷庶子詹事以吏部  
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公前後服官資望最深神宗深  
居大內撰進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  
年外計邸舍蕭然苞苴罕贖絕跡庭戶天子稔知公  
忠謂可與寄大政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王公歸  
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偏謂可以紹二公衣鉢者咸屈  
指江夏郭公正域南昌劉公曰寧竝公而三江夏逐  
南昌逝物望始專屬公而黨人之側目者日甚一日  
矣

富平孫公丕揚爲冢宰秦人幾滿九列而東南講學遜相應和羣小忌而謀間之會無錫顧公憲成馳書救淮撫乃嗾富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鈞黨之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富平止之羣小恚移兵向公而公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賓尹以領坊爲同考官與知貢舉崇仁吳道南爭論闈事盛氣相詬誅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構崇仁於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辛亥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御史金明時欲避察典嗾其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湯亦竟坐



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攢耳并目雄  
唱雌和聚族以求逞於公公央意求退抗疏別白極  
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削株  
掘根窮極底裏然後移疾去國疏凡二十餘上始得  
請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天啓二年  
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  
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鬪難作紹徽柄用以其私人  
喬應甲撫秦應甲有狂疾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  
睚眦連引洵洵如不終日紹徽死事稍緩公亦遂卒  
時丁卯六月也烈皇卽位贈公太子太保謚文肅蔭

一子予祭葬如制

公明允篤誠忠君愛國出於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  
諗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  
傾聽語及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蹙而色有墨惻  
然若痕瘡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推  
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  
之乃已凡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  
語不及私所著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子淑朴舉進士  
授寶坻知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五

尚書李襄毅公化龍

字于田號霖寰大名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五十八

初授蒿縣令陞南工部主事歷郎中陞河南提學僉事轉叅議遷山東提學副使叅政河南晉太僕少卿遼東巡撫

時倭寇已蹂朝鮮窺中國而遼歲苦鹵患會東鹵小彥西鹵抄花把兔之屬合謀闖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匿精兵鎮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

將孫守廉等夜襲抄花營解右屯圍二鹵皆狼狽引去居無何鹵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有靖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鹵不敢犯遼陽登萊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

楊應龍反播州公授尚方賜劍總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南川飛練綦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堅壁壘固守而姑爲文告緩賊疏請徵兵諸路而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有衆三十萬公分五監六師以八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

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

總兵劉綖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遂公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綖大慟願誓死報効公乃騰書於朝遂委綖專制進碁江破三峒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棲賊於圍而逼其後戶帥陳璘進偏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畧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帥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

氏圍帥李應祥亦招降彝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  
集海龍圍下而公以父憂奉詔墨緣視師責戰益急  
六月五日挺連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圍後遂入大  
城應龍自縊死檻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鹵  
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  
二事分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  
蓋千年癸襲隸於職方

公旣成播功而歸天子起公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加  
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  
歲漕數百萬無梗再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有整飭營務十二事既乘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有急公之誼凡人必結其心乃可得其力必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之糧盡得及於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少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半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裁

憲定行

是任將疏畧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未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皇上之法使人可以洞見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懲積閔及期而必遷營進躁競而必黜才實可伏縱謗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卽譽言日至而必擯以推轂之事權歸朝廷之威命要於中外將領專精神於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之事八防邊之宜八公之苦心憂國深計疆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憐愛人材大概如此亦足以見公臨戎



制勝之本矣

三十六年三月職方主事葉世英言東方浸盛鎮江寬  
奠之間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陰謀公爲戎政尚  
書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稅監高淮擾民激亂以  
爲東方之資

尚書涂恭襄公宗濬

字及甫南昌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天啓初年卒謚恭襄

授慈谿知縣補蘄水調繁江陵黃岡皆有政績考選山東道御史巡按廣西河南山西時鄭洛方經畧西事公上疏論洛始終主和厚遺闕氏嬰結捲力克回巢權紆邊難寧夏兵變復薦李材可任請令立功贖罪不報朝鮮中倭條聚餉訓兵等四事請錄用逐臣孫丕揚鍾羽正鄒元標等亦不報乃具疏引疾不許二十七年再按順天遼東稅監高淮暴橫公劾其懷奸

越俎請旨嚴飭勿干預政務准以事陷永通判羅大器復疏辨其廉謹亦不報

時議征播州公言楊應龍衆叛親離緣勦議未定或恐改土爲流羣懷觀望宜明詔諸蠻誅止首惡若安氏及七姓五司能禽斬應龍來獻卽裂地予世守平清偏鎮諸處乃入黔要害白泥飛練尤轉輸所必經請命洞撫移鎮沅州我兵新練未知地利應行南丹東蘭泗城三司各選土兵三千聽川督調發仍勅督撫條上方畧假以便宣帝是其議前後積臺資九年陞大理寺丞歷左右少卿給事中錢夢臯以楚宗事欲

追褫侍郎郭正域并論左都御史溫純坐以朋黨而  
外轉給事中鍾兆斗復繼夢臯極論純連章求去公  
上疏駁之皆切且留中

三十四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保寧堡當  
極邊舊設叅將守之而波羅在延安西止用守備防  
禦前巡撫鄭汝璧覈兵更易將卒戍兵遂寡弱公請  
復舊制已猛克什力等果犯保寧叅將高繼光禦之  
格斬二百五十餘級邊鹽雍滯榆林道陳性學條六  
弊公疏上之因言小票盛行官引愈滯二路軍資缺  
乏請行禁革從之猛克什力等復犯神木波羅公易

總兵張承胤遊擊杜文煥等擊走之斬獲千八十二級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

三十九年沙計挾欵遂大舉入寇公率承胤東援斬級百有二十七沙計走二月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當是時順義王捨力克已死卜石兔以長孫當嗣素囊爭之王封六年不成至是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三台吉攻素囊右卜石兔而素囊與忠順夫人亦修戰具拒之公兼程至鎮河諭素囊解兵又檄五路等循彼俗先婚後封皆退聽於是卜石兔及忠順夫人議婚方封侯而五路復要忠

順割板升之半予卜石兔忠順不從五路復搆兵忠  
順懼賄以名馬金幣乃止公言忠順諸部之主也五  
路要挾忠順不能制則忠順孤而五路益強將以挾  
忠順者挾中國矣請調還賀世賢於大同報可

四十年夏忠順夫人卒公以三世款貢請恩優卹詔予  
祭七壇九月東西各部吉能素囊等款關援俺答例  
爲卜石兔請封公疏言封事不成由忠順年老拒婚  
素囊復據彼俗家財例與少子而卜石兔孱弱藉五  
路等爲聲援臣等嚴加備禦不言王封其計始窮今  
三枝十二部各投結請封應請如例查俺答時東自

宣府西至河套皆責令約束今宣府白洪大河套吉能皆各爲一部順義所制者山西大同三枝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中智力相雄長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抗卜石兔者素囊也公正服諸部者兀慎也恭順能調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借素囊兵力樹兩匈奴之形而以把漢恭順調素囊之悍以兀慎公正破諸部之奸三人歸心則十二部衆臣皆得而聯屬之今旣就封五路等宜各加陞授於是卜石兔襲封順義王封把漢比妓忠義夫人五路等各都督同知僉事有差

四十一年正月遣序班王弘憲賞勅赴邊諸部不至公復疏言卜石兔定議之頃忠順忽亡今九月至塞以天寒回巢取衣跡似延緩誠恐論議橫生彼情中變請飭嚴禁於是給事中趙興邦疏劾公明知諸部遠出曲爲護解請收回成命兵部尚書王象乾言順義四十餘年不敢忘中國恩宜以天地之量處之乃命留勅使俟冰解竣事五月卜石兔等至得勝市請勅賞六月受封西鄙復寧公上其事詔加太子太保原蔭子陞一級總督如故已錄延綏雙山響水保寧三  
次斬獲功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蔭子錦衣百戶



世襲四十二年命原官回部管事公以下石兔雖封而與素囊久不相讓請暫停大市所有新命望別選名德俾一意邊事不許給事中解經雅劾公貢事未完輒離鎮城至蔚州又自蔚州還陽和倏來倏去市變開侮不堪中樞之任不聽明年卜石兔等貢馬詔陞賞如例命公馳赴京給事中元詩教復論公貪功冒破公具陳歷年出入之數且卜素交爭絕口不與言封今補進表馬非臣始望所及何云曲徇帝優詔答之會追敘三十七年波羅常東三堡功告廟宣捷賜飛魚服蔭子錦衣副千戶世襲以病乞歸

天啓元年遼事急御史周宗建刑部侍郎鄒元標等各  
疏薦公詔起協理京營戎政具疏辭凡十三上不許  
力疾赴闕尋卒

尚書魏公學曾

字維貫別號確巷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卒年七十有二

授戶部主事有權璫爲商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大司農業許之矣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爲此輩潤囊橐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之嘉靖中分宜相欲改郎吏部需一見始決謝不見亦不果改蒲坂楊公總督蘄遠欲假事推轂不肯受事再強之則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公入爲大司馬又欲得爲屬固遜亦不果改其

生平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得  
緣爲奸適鹵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遽攝衣乘城  
按方畧鹵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秉  
三主計耶

大祿寺少卿松江翰白糧不鑿當輸者罪其鄉人執  
政者以爲言不可再言再不可於執政門人也而守  
官不骫法如此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  
勾鹵爲邊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至固不問或  
以爲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遁耳我且

撫而用之何購爲語傳鹵中勇以爲信然襍市彘入  
城偵知勇在速酋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鹵患  
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兩級尋以  
棒極厓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庚午起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閣  
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焉爲立年格杜  
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之每事未嘗不稱善  
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特羈  
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  
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縻也

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爲之奈何公曰令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我議遂決

壬申神廟卽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爲國卽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取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

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  
凜然朝罷更宴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  
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以師  
保朝委裘與馮璜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  
而壯之

癸未江陵敗乃起爲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  
場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闢有  
羣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  
次及南都九列公曰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  
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願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奮然

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  
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  
遂再疏乞骸骨

公論政家居適鹵寇西北羽書旁午奉詔督陝西三邊  
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府罷欵議戰執政報書如  
指始就道比至固原鹵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  
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  
上嘉其勛晉太子少保廢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  
綺有加方計圖火酋而有寧夏之變時拜父子故降  
爨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道據城以



叛人心洶洶至則發二檄僞撫以緩之旋移檄各鎮  
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師駐花馬鳴沙諸  
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收服四十七  
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鹵時時  
與鹵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鹵巢牽其反顧  
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剛焉城堅不可拔計惟決  
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從賊不便乃築堤  
障水實土塞闌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圯城  
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  
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內應未幾啀氏果與

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啓我師鼓噪入噶  
氏圍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  
以逗遛者詔逮公問狀旣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  
得言逗遛縉紳爲上書白寃章滿公車終不一言自  
明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

公魁岸偉傑平生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而士太  
夫所嚴事其學以誠信不欺爲主文宗司馬子長書  
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若干  
卷

侍郎梅公國楨

字克生號衡湘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二十六舉於鄉再試下第挈家居長安間拉宿將健兒  
遊戲近畿走馬角射袂衣短袂長髯巨鼻望之如羽  
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

癸未與仲弟國樓同舉進士國樓選庶常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錢闕畧簡便務得民和中  
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權然烹豚置酒曰今  
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

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  
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  
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  
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口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  
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叅立悲  
咽卒毀券而去

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呼拜子承恩劉東暘等殺巡撫  
黨馨據城以反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胡  
服分道勾鹵鹵數犯玉泉花馬間約五六月大舉應  
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公爲監

察御史昌言於朝謂賊勢已成奇謀已久遷延一月則禍深一日外勾大鹵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携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彘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廟

可之

朝議憚用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公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復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如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上以成

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

公初謂總督魏學曾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共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曾功代其位而息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鈎誘間阻百出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  
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間西事不大壞  
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  
公疏震怒逮問學曾遂以夢熊代非公疏指也夢熊  
旣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劔又奉屢旨申誠  
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以老謀指受方畧以誠心  
感動携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旣  
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勾  
鹵曰携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  
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鹵不能



關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  
決水灌城城東西崩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乞  
降堅守以待鹵鹵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  
十里公夜舉火趨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  
夾擊鹵大敗繞賀關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鹵首以  
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鹵至梯城而下  
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賜及濠望拜而去  
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跌止  
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逡巡納刃屈膝下拜城上下礮  
石燭天鼓角殷地公神視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

曰梅監軍真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携貳遣南關民李登往問哮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陽先疑土文秀偽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陽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僂一

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賞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馘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戢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公卽日襍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譎歎息而已東賜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

撫推用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  
多不得敘

平之後抗疏爲舊督臣仲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  
殺其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  
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  
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間慷慨循玦而歎幸哉七尺  
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

道州陸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公在雲中鹵王方欵塞一  
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  
後數日得鹵謀鹵欲大人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扯

酋送精鐵數十斤曰鹵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  
工製爲劔銘曰順義及鹵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  
與出劔示之曰前者鹵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  
用此頑鐵爲也鹵衆大譁歸怨扯酋扯酋詞詘遣人  
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  
畢邪氣者鹵中知文法爲間者也同諸彘來見公謾  
之曰汝非王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  
公笑曰人言汝爲間鹵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  
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  
鹵情以告公以恩信待鹵時其撫賞恤其鹵饑每延

其鹵酋傳呼聲嘗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  
家人鹵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  
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鹵聞公名皆呼  
大人延鎮帥挑鞬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鹵大殺  
掠延撫王用賓媾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  
命使至遂立解其爲諸鹵敬信如此